春秋集傳

春秋集傳卷之一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厭園
婺源汪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燮伯
同邑戴彭景鎬

隱公

公名息姑魯惠公之長子也謚法不尸其位曰隱○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又取於宋曰仲子生桓公及惠公薨於是隱公立而奉之

己未周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

即位之始年也古者天子布正朔於天下而紀元於歲內諸侯奉天子正朔而各紀元於國中

春王正月

正月者周正建子之月左傳曰王周正月是也繫之王者正朔頒自王朝而諸

侯奉之公羊傳曰大一統也子月而冠以春者子月而一
陽生則天地生物之心已於是見故自可以謂之春又首時
以紀事舊史之常而一歲首尾不可以再冬是以直謂之
春王正月也冠之春於王天子奉天也人君即位之始年當
書公即位而此不書者左傳曰攝也杜氏曰假攝君政不
修即位之禮也胡傳曰內不承命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
子故仲尼削之也時月以紀事無事而亦必書時月者備
四時以成歲天之道也○按隱公惠之長子而夫人之嫡
聲子所生則隱公所宜立者也禮國君不再娶仲子安得
爲夫人而仲子之子亦安得爲太子乎惠公以仲子爲夫
人而欲立其少子非正也隱公探父志而欲成之將以國
奉桓故攝而不修即位之禮過矣故穀梁傳曰先君既勝
其邪心而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是
成父之惡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矣蹈道則未也　三

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公魯君也魯侯爵而稱公者國內
臣子之辭也邾儀父邾子克之字
也左傳曰未王命故不書爵胡傳曰王朝大夫及列國之
命大夫及諸侯之兄弟中國之附庸皆例稱字其常也蔑
魯地凡書及者內所志也左傳曰公攝位而求好於邾故
爲蔑之盟然公首及邾盟而七年遂有伐邾之舉則比事

以觀而刑牲插血要質鬼神之不足恃也亦可見矣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鄢音偃○鄭伯鄭莊公寤生也得儁曰克段莊公弟也鄢地名今河南汝寗府鄢陵縣也左傳曰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公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毋使滋蔓蔓難圖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膳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愚按段恃母愛而志於奪適莊公以懟母而縱弟之惡以誅弟而快其心春秋書此蓋交惡之之辭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

賵

咺音烜賵方鳳反○天王天子之尊稱此平王也宰冢宰咺其名也以車馬助葬曰賵左傳曰緩且子氏未薨故名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胡傳曰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人道之大經拂矣六卿與其謀而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庶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按有宋孫明復云文公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與此不稱夫人義同朱子曰惠公仲子恐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風郤是僖公之毋不可一例看不必如孫明復之說又曰左氏豫凶事之說亦有此理

九月及宋人盟於宿

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於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始通也胡傳曰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會盟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凡書盟者惡之也林氏曰魯宋宿三國共為盟參盟之端見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有又通後倣此祭側介反○左傳曰非王命也胡傳曰祭伯譏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於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來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

公子益師卒

胡傳曰凡

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册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程子以爲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爲卿也古者侯國大夫皆命於天子卿卒必書春秋貴大臣之意其不日者其恩數之有厚薄與

庚申 平王五十年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蓋徐州之戎潛魯地戎以號舉外之也會戎脩舊好也以公而會戎譏之也公羊傳曰會者外爲主焉會戎危公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左傳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按稱莒人者四裔小國微之也弗地曰入言造其國都也諸侯專兵以陵小弱而入其國都書之著其悖也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魯大夫不氏未賜族也帥師舉大衆也以大夫而舉大衆入人之國諸侯相伐大夫專兵陵弱暴小天下無天王矣春秋所以作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唐魯地先是會戎於潛戎請盟公弗許此乃復與之盟書及內爲主也前不許而今又及之盟汲汲然恐失戎好也末矣書日謹之也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履緰左氏作裂繻緰音須○履緰紀大夫逆迎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魯女也嫁於紀婦人謂嫁曰歸

穀梁傳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紀侯使履綸逆婦而經不書使不與其使大夫也公羊傳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不親迎也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人國稱夫人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左氏經作帛○密莒地今山東高密縣胡氏曰闕文也紀子非爵書字非例或有他國子爵伯爵者與焉而不可考矣杜氏曰子帛履綸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於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故傳曰魯故也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也恐未必是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林氏曰子氏仲子也按仲子生而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而惠公娶之則惠公以仲子爲夫人舊矣是以隱公成其喪而以夫人之稱赴於諸侯爲臣子者又安得不夫人之史册仍之不能改也然諸侯不再娶禮無二嫡娶仲子而夫人之非禮也前歸賵則曰仲子後考宮則曰仲子嫌於嫡夫人孟子故曰仲子者著其實也既成其爲夫人之喪矣而不書葬者終殺於夫人故也此以夫人書著惠公隱公之失也又穀梁氏胡氏皆以此爲隱公之妻未知果否朱子曰夫人子氏薨只是仲子

鄭人伐衛

按左氏叔段之子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故鄭人伐衛討

公孫滑之亂也聲罪致討曰伐胡傳曰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脩怨乎不書戰者程子以爲衞已服也衞服則可免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者皆可通矣

辛酉 平王五十一年崩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月薄蝕有常度而每食必書者一以考歷法之疏密一以示人君謹天戒也日有食之者不知誰何之辭非真食而如有食之也釋例以長歷推之此在二月朔日不書朔史失之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崩桓王立左傳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杜氏曰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僞以懲臣子之過也胡傳曰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爲天王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赴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愚按周欲諸侯之速至而遠日以赴而諸侯卒有不至者侯國之無君如此而王室之不王亦可見矣

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左氏經作君○公羊穀梁二傳皆以尹

氏爲周大夫魯主之故書於魯譏世卿也胡傳曰尹氏世執朝權爲周亂階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志世卿非禮爲後世譏也書周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書魯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左傳曰君氏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按二說未知孰是宜姑闕之

秋武氏子來求賻賻音附○穀梁傳曰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無君也歸死曰賵歸生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求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胡傳曰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愚按天王崩而魯不奔喪亦不使大夫往會賵賻皆不至以至王室下求則息姑之不臣於此亦可見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穆公卒殤公立胡傳曰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不削古者諸侯之邦交閒問則殷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主相司服爲王制緦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而不削而交鄰國

待諸侯之義見矣而或日或不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大致然也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杜氏曰稱卒者略外以別內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侯僖公祿父也石門齊地此外諸侯特相盟之始林氏曰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凡春秋之始終齊鄭爲之也

癸未葬宋穆公

公羊傳曰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胡傳曰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諸侯五月而葬同盟畢至其生而講會同之好其役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則冢人授之兆爲之蹕而均其禁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葬而或日或不日何備則書日略則書時其大致也卒而或葬或不葬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

齊昭告亂書弒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之西門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諱其辱治其罪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愚按卒則書爵書名正其終也葬則稱諡稱公臣子之志也

壬戌　桓王元年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杞邑穀梁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邑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胡傳曰取者收奪之名特書曰取以著其惡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按左氏初衛莊公娶於齊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取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卒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毋乃不可乎公弗聽及是年春州吁弒桓公而自立愚按斥言州吁罪之專在州吁也不書公子絕其族也所以戒天下人君之不敬其妻子而寵庶孽以遺宗祏子孫亂者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清衛地遇者不期而相見之稱左傳曰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於清蓋殺其禮也及內志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按州吁未能和民非宋公之寵安能伐鄭陳蔡雖好衛而無惡於鄭也非宋公為衛主又何必伐鄭故陳蔡衛之伐鄭若曰為宋伐鄭也擊鼓之怨可知矣夫宋穆公逐馮而致國於殤馮既出矣殤公何不思先君不私其子之德而以馮故與鄭讐也忘德而讐其子且助

弒君之賊以虐用其民故宋公首惡焉陳桓公不思衞桓爲陳出而見弒於州吁而反助州吁以伐無罪故宋陳目其君而書爵以深著其罪也蔡書人減其君之罪辭也徹人不爲州吁用而挾於宋陳故衞居其後不與州吁以得用其人也至若州吁弒君之罪則直書而義已明而宋陳蔡黨惡之罪則亦不待言而可見矣○林氏曰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於是齊鄭一黨也魯宋陳蔡衞一黨也自東諸侯分黨而天下始多故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

左傳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之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夫公以衆仲之言而知州吁之不可與故不許正也而翬爲之請是昭君之惡也及請之弗許則固請而行目無君矣葢翬有黨惡之志與州吁其臭味焉而玩君權也而隱不能制翬且假之權焉隱亦不君矣故翬不稱公子絕之也不言公使不欲以累公且著翬之擅也此郎前伐鄭之諸侯也而再序之者罪累魯也且著其亟脩怨而固黨惡以深惡之也

九月衞人殺州吁于濮

左傳州吁未能和其民石厚問定君於石碏碏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侯方有寵於王陳衞方睦若朝陳使

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父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州吁而請涖於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於陳書人者衆辭州吁未能和民是舉衛國之人皆欲誅州吁也石碏爲國人誅之因衆志也陳人執州吁矣而不書者不與陳以討賊之義也前此黨於州吁矣使非石碏言陳無討州吁志也濮衛地也州吁不得民而諸侯助之諸侯不能承王命以討而衛人自討之罪諸侯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莊公子桓公弟也衛人迎晉於邢而立之是爲宜公書人者衆辭也立擅辭也胡傳曰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晉不稱公子絕之以著專有其國之非也未有爲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爲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癸亥桓王二年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觀左氏經作矢○棠魯地今山東兗州魚臺縣左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藏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擧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是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

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於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朱子曰據傳則矢魚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江中蛟之類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胡傳曰衛亂是以緩魯往會故書諡之曰桓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諡耳

秋衛師入郕

左傳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胡傳曰稱師紀其用眾書入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始成而祀也仲子卒於二年十二月至是而別廟成且祀之也前書夫人從所赴以見公志也此復稱仲子者因立宮著其實也公羊傳曰桓未君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穀梁傳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胡傳曰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別宮以祀之非禮也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存不稱號殁不稱謚單舉字姓者妾也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曰佾而曰羽者佾干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魯僭天子之樂舊矣用於太廟以祀周公其後羣公廟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

羣廟而降用六佾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先是公訪於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邾人鄭人伐宋 左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邾小國而先鄭者邾主兵也前此州吁主兵而先宋者特筆以深罪宋也

螟 蟲害稼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蠈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秋書螟紀災變重民食本也

春

冬十有一月辛巳公子彄卒 彄苦侯反○彄僖伯名左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書日見恩禮之厚也林氏曰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長葛鄭邑環其城邑曰圍此報入郛之役也穀梁傳曰伐國不言圍邑言圍者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以冬圍之至明年秋而取之久可知矣

甲子 桓王二年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左氏經作渝○輸變也和而不盟曰平先是公之未立

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元年及宋人盟於宿四年遇於清又會伐鄭是魯宋共讐鄭也及五年邾鄭伐宋入郛宋人使來告命使者失辭公怒止不救宋鄭人知公之有間於宋也故來求平焉曰輸平者一以見鄭人之獲而前盟之不足恃一以見公之苟利而無恆信也朱子曰渝平謂變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輸平胡文定謂以物而求平也恐未必然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齊地齊與鄭好鄭既渝平於魯魯因是而始平於齊也

秋七月

杜氏曰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按周之正月非春也四月非夏七月非秋十月非冬然王正而春矣此無事而書秋七月桓之元年書冬十月九年書夏四月者蓋以見凡春之非必建寅夏之非必建巳秋之非必建申冬之非必建亥而先時而命之時此固春秋首時之倒也要之則時非正也此即孔子所以寓夏時之志與

冬宋人取長葛

左傳秋宋人取長葛杜氏曰秋取冬乃告也上言伐鄭闈長葛則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按取者不當取也闈期年而取之宋人之暴可見矣

乙丑 桓王四年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娣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二

國滕之皆有姪娣有年未及十四者則姑備名數而待年於國及年而後歸之叔姬待年於魯至是而始歸也滕娣微者而何以書有後之歸鄫故於此書之以著其始也蘇氏曰書叔姬賢之也

滕侯卒

左傳曰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乎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胡傳曰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夏城中丘

中丘魯地左傳曰書不時也胡傳曰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曰結艾之盟也胡傳曰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誼年者齊僖公母弟也僖公私於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齊而襄公絀之遂成篡弒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書曰弟焉鄭語來盟黑肩帥師皆罪其私也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縶而稱兄不念天顯也秦鍼宋辰之出則皆責其薄也

秋公伐邾

左傳宋及鄭平盟於宿公伐邾爲宋討也蓋自鄭來

渝平而公絶宋好已背元年之盟矣及宋與鄭平公又懼失宋故爲宋伐邾以報入郛之役也以是求宋宋未矣况蔑之盟何在乎凡此類比事以觀不待貶絶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凡畿內之國伯爵周卿士也戎西戎之居中國者楚丘衛地左傳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杜氏曰戎鳴金鼓以伐王使見夷狄強藏也不書凡伯敗者單使無眾非戰陳也言以歸非執也胡傳曰於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凡伯承王命爲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爲狄所滅有由然矣愚按魯息姑攝君七年矣王喪以不奔不遣一介以鎮撫王室而天王猶殷然下聘以致凡伯見伐於戎則王之不天也亦已甚矣

丙寅桓王五年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垂衛地左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於犬丘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音崩○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也祊地名在泰山旁昔宣王賜鄭以祊爲湯沐之邑以待天子之巡守而助祭泰山者也成王賜魯以許

田爲朝宿之邑魯人因立周公別廟焉祊近魯許田近鄭鄭以天子不復能巡守而欲以祊易許田各從其國之所近之也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庚寅我入祊

我魯自我也胡傳曰鄭欲以祊易許田前此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地既入矣未易許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皆有之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爲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爲其邑矣祊近魯許近鄭各以近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守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辭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父音甫○宣公卒桓公封人立

辛亥宿男卒

蔡未同盟而書名惠有舊盟也宿同盟而不書名失之也未通而書名者赴以名也天子崩不名諸侯卒則名之尊卑之別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

衛侯盟于瓦屋瓦屋周地左傳齊人卒平宋衛於鄭秋會於溫盟於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穀梁傳曰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林氏曰有參盟而後有主盟蓋侯國參盟非王室之幸也無王而有伯矣故謹之也**八月葬蔡宣公**三月而葬慢也**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莒人微者浮來紀邑及莒盟浮來成盟密之好也及內志也及人盟經也穀梁傳曰可言公及人盟不可言公及大夫盟也然則盟經不言約而婉矣**螟**爲災也左傳曰不爲災也不書**冬十有二月無駭卒**不日恩薄也左傳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陸氏及朱子說則左傳謚字當作氏無駭公子展之孫以王父字爲氏也胡子傳曰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公子之子其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族爲大夫則稱氏則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

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

丁卯桓王六年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季字天子大夫也胡傳曰諸侯於天子朝聘有常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恝故亦有時聘間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未嘗朝聘天子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可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於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賵者一賵葬者四則問於他邦者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此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雨雪之雨去聲○左傳曰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雨雪胡傳曰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人為感之也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應事具存矣按如左傳則震電上當有霖字

挾卒挾公穀皆作狹○挾

魯大夫不氏未賜族

夏城郎

郎魯地公背宋而黨鄭故城郎以備宋左傳曰書不時也胡傳曰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郈其後復墮焉則非制矣士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版餘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揣厚薄仞溝洫具餱糗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於素然後爲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秋七月

備時月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郕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於防謀伐宋也胡傳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離召陵之事不及是矣始則私相會爲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爲師期於鄧終則乘敗人而深爲利以取二邑之歸己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書取不異其文者以此愚按鄭之謀宋報私怨也而託之王命焉經不異其文尊其狡也不與以託之王也

戊辰

桓王七年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左傳癸丑盟於鄧爲師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胡傳曰翬不氏先期也始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巫之變以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鍾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昔古頑反○昔宋地杜氏曰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師曰未陳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郜防宋二邑左傳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於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於我林氏曰鄭取二邑歸於我不書鄭讓不在鄭晉取齊之西汝陽郟田歸於我不書晉讓不在晉愚按詐戰以敗人之師而取其二邑雖承王命且不可况非王命乎然直書取而不諱者齊鄭實分惡焉故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報怨也鄭挾怨而假王命以與師鄭誠罪也然宋果有不王之罪則亦自反焉可矣而連與國以誠入鄭衛人黨之是無王也不言伐無辭可執也書入鄭著其暴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音載○左傳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師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

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拔宋衛入鄭鄭罪入矣復遷師於戴而召蔡伐之以自取覆敗不可懲乎鄭伯以機詐覆人之師書取甚鄭伯也凡此類爭奪相殺方命虐民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左傳曰討違王命也胡傳曰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為合若討王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以不順之詞也苟以為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郕何難哉

己巳桓王八年

十有一年

干寶曰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曰有

春滕侯薛侯來朝

胡傳曰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禮廢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且列國於天子述職不闕如而自相朝聘可乎凡書朝聘所以示譏也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假然受之而不辭隱公之志荒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時來鄭地左傳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會者外爲主則主伐許者鄭伯也及者內爲主其以公及何哉汲汲於比齊鄭以爲功則公志也觀前此獨敗宋師而可見矣入郲入許皆著其暴矣非王討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傳羽父請殺子軌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於社圃館於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於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按隱公之立日爲桓立也然於今十一年矣而猶曰吾將老老於何日乎翬以殺桓求太宰隱誠欲讓桓則曷不誅翬也隱固不必讓而好名爲讓好名爲讓而實不能讓身死名隳夫誠可隳也然經不書弒爲內諱也不日薨於寪氏不忍言也不地不葬弒可知矣既諱而又使人知其弒何所云爲內諱乎爲公諱也不爲翬諱也諱之云者不忍明言耳非可擗也內大夫翬不書卒知罪之在翬也夫

春秋集傳卷之一終

春秋集傳卷之二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陔園

婺源汪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彭景筠

桓公 公名軌又名允惠公之妾仲子所生隱公庶弟也弑君自立謚法闢土服遠曰桓

庚午 桓王九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謹始也桓弟弑兄臣殺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耳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按正必繫之王王常道也獨於此而曰治桓者以三年以後之不書王正可知也二年亦書王正治宋也桓心無王而遂於惡不王者其

心也書王正若曰王固儼然在耳翬實弒隱而曰桓者翬之弒爲桓弒也翬不嘗譖隱於桓乎桓不弒君則何不白翬之譖於隱而誅之之卽不然又何不討翬而後卽位也桓弒而經何不直誅之天子不誅諸侯不誅則爲之臣子於後世者固不得而誅之故諱之也諱而不能終諱天理自在於人心也不書卽位者非內有所承上有所稟也告宗廟臨羣臣修卽位之禮經是以因而書之不削也桓自託於先君之嫡嗣而以攝據處隱以自處於非弒君也然則經何爲不削不削所以著其弒也隱薨不地不葬不成喪不誅翬而何以卽位其弒而自立可知矣此諱而不能爲諱也胡傳曰非其有而居之曰攝推所有以與人曰讓隱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己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予以其實讓而桓乃弒之春秋所以深惡桓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垂衞地鄭伯會公欲假許田也公會鄭伯賴寵以固位也桓方弒立而鄭首與會焉惟利之圖忘其爲賊也罪與於同爲賊矣

鄭伯以璧假許田

穀梁傳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胡傳曰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又加璧者祊薄於許故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祀所受私相貿易

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祀矣故聖人以是爲國惡而隱之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越近垂地左傳曰結祊成也及越內志也桓汲汲於祊成非欲成前此之信也結鄭以自固耳故書及誅志也

秋大水

謹災也左傳曰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冬十月

備時月

辛未 桓王十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父音甫○殤公弑莊公馮立督孔父皆宋大夫左傳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殤公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因民之不堪命而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乃召莊公於鄭而立之公羊傳曰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得而弑於是先攻孔父之家公趨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按督之弑君其惡著矣書督王正言有王法也其以及孔父者督欲弑君故殺孔父是殺孔父者以弑君也

故及之也孔父書大夫以徇君子之也其書名者則劉氏所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

滕子來朝

滕侯而稱子自貶以子也沙隨程氏曰春秋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降以子禮見也滕自貶以子則從而書子其何以見班爵之實乎然滕既自貶以子則不得不書以子此名實之相副也杞侯而書杞伯又書子杞子吳伯而書吳子以其用夷禮也莊周曰春秋以道名分此名之權衡也然滕親侯也事大不遑悉索敝賦猶不免於自貶則天下無王故也春秋之志傷矣又按滕侯稱子先儒以為時王所黜胡傳以為朝桓弒君之賊故夫子貶之然終春秋之世滕不復侯且鄭首會桓而鄭不貶伯則胡傳未是也朱子曰沙隨之說最好觀乎王之會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從公侯之貢云云是可知矣

二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稷宋地左傳曰為賂故立華氏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夫華督弒君而諸侯會立華氏特書成宋亂罪諸侯也蓋以無君訓矣魯桓成督之弒君其臭味也於桓何責焉書會稷者外為主則深罪諸侯也不書立華氏者立

華氏則所誅若專在督成宋亂則宋馮與焉也馮即可立而不誅督以賂立之故馮與於亂也然則諸侯書爵何也書爵非予之也曰人則疑於權力之不足而罪輕曰侯曰伯則有請天王誅亂賊之權力而反以成之故書爵正所以深惡之也朱子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皆是直著誅貶處按杜氏訓成爲平愚謂凡求平渝平之平皆可與成通而成宋亂之成不可與平通以爲平宋亂則是隱諸侯之惡也故必以朱子之說爲正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於大廟

郜音告大音泰○穀梁傳曰桓內弑其君外成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納者不受之辭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穀程胡皆以杞爲紀蓋以杞爲伯爵而此侯也然按下書入杞明年會杞杞皆不聞作紀則此實杞侯也杞夏之後三恪之封必非伯爵其後稱伯蓋自貶也後又稱子用夷禮也此爲杞侯無疑

蔡侯鄭伯會于鄧

鄧蔡鄭間地左傳曰始懼楚也

九月入杞

左傳曰杞侯來朝不敬九月入杞討不敬也按不稱主帥

微之也入者不順之辭暴也己則不德而責人之不敬杞不堪大國之命矣於後來朝於莊乃自貶以伯矣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左傳曰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杜氏曰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按盟戎醜也桓以固位也書至自唐非與其以禮也告至常禮而此亦周公之羞也

壬申 桓王十一年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嬴齊地胡傳曰桓公三年以後經不書王有以為周不頒歷者昭公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頒歷而經皆書王非不頒歷明矣又以此為闕文也安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弒君自立至是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天子之時也而王朝司馬不施發執之刑鄰國大夫不聞沐浴之請魯之臣子反面事讎曾不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亂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愚按元年二年書王望之也以為是有王也三年以後不書王悲之也以為竟無王也會於嬴者左傳曰成昏於齊也杜氏曰公

不出媒妁自與齊會而成昏焉非禮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蒲衛地左傳曰不盟也公羊傳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荀子曰春秋善胥命按此則春秋時起胥命之文乃與之之意也林氏曰惟天子稱命此私相命也不請命而私相命於是始又劉氏說同林氏朱子以爲說亦有理此未詳孰是宜姑闕之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左傳曰杞求成也於郕蔇郕亦與焉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穀梁傳曰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矣愚按或不言朔或不言日或者是史失之今難考矣姑備一說耳

公子翬如齊逆女

胡傳曰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或迎於其國或迎於境上或迎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使履緰來魯侯使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又按翬稱公子者左傳謂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愚意稱公子寵也使翬逆女於以見桓之立翬立之隱之弒桓弒之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左傳曰非禮也

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讙魯地也杜氏曰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於魯故不稱夫人

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胡傳曰昏禮必親迎親迎則授受明後世不親迎於是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釁往逆則既輕矣爲齊侯來乃逆而會之於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曰致夫人也弟義見隱公七年

有年

書有年爲民幸也胡傳曰獨書桓有年有年宜大有年者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

癸酉 桓王十二年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冬狩也四時之獵皆仍夏時故左傳以爲書時也十郎譏遠也爲宗廟之事於農隙以講武此常事不書而書狩于郎者遠地也以從禽也

夏天王使

宰渠伯糾來聘

胡傳曰宰官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糾位六卿之長而書名貶也魯桓賊弒君親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始而來聘冢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又按左氏云父在故名杜氏曰伯糾名也未詳孰是○此年及後七年不書秋冬亦不書秋冬首月蓋闕文也朱子曰桓公有兩年無秋冬說者謂以喻時王不能賞罰若如是孔子亦可謂大迂闕矣

甲戌 桓王十三年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陳桓公卒左傳曰再赴也於是時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杜氏曰此未同盟而赴以名也慎疑審事故從赴兩書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傳齊侯鄭伯朝於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胡傳曰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書於策夫子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己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周大夫仍叔之子者左傳以爲弱也杜氏曰譏使童子出聘也正義謂伯糾身未居官攝行父事故名此子雖己嗣位而未堪從政

故繫之父又公穀二傳皆以爲父老來聘胡傳曰譏世官非公選也未詳孰是然父老而使其子幼弱而使任官是朝無人也卿使世官弱使代父是濫官也皆可爲後世戒矣至若魯桓不王而王室比年再聘則王之不王亦甚矣

葬陳桓公

不日略也

城祝丘

不時也祝丘魯地以齊鄭將襲紀故城以備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於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按此鄭不朝王而王以諸侯討之猶敢抗衛以戰射王中肩此天下之大變也然王不稱天者魯桓弒君而聘問及之宋督弒君而王師不討是敎諸侯以無君也遑開鄭之不朝哉此王之不王爲有以自致也不討魯宋而討鄭不足以服鄭矣故王不稱天也不曰王以蔡陳衛而曰蔡陳衛從王者以者不以也從順辭也曰從者君臣之分也幸諸侯之猶從而惜王之不能以正用也三國書人則君不弱從而以微者往以債王事又以見諸侯之不忠矣天子討而不伐稱伐亦已卑矣戰於繻葛王卒大敗不書諱也存君臣之大防也敗績於戎猶可言也敗績於鄭不忍言也

大雩

左傳曰書不時也胡傳曰大雩

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內之山川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非以書而義自見

螽

杜氏曰蜙蝑之屬也爲災故書

冬州公如曹

州國渻于公爵也外相朝曰如左傳曰渻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外相如不書此書者以明年實來故也○鄭氏曰周世有爵尊而國小者州公虞公是也服虔曰春秋以黜陟之法進爵爲公也或曰嘗爲三公之官也未詳孰是渻于地後人於杞

巳亥　桓王十四年

六年春正月寔來

左傳曰州公自曹來朝書曰實來不復其國也杜氏曰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如此胡傳曰實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今州公來朝將何處而可曰失國有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有罪自庶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實之徒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而知所以處寓公之禮矣愚按先王之盛諸侯

必無無罪而失國者其有罪而國除則不得寓諸侯而待以寄公寄公亦衰世所謂禮也州公之亡亦無以考其實姑備舊說焉耳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郕左氏經作成○郕魯邑左傳曰紀來諸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先是北戎伐齊鄭太子忽救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而訴齊魯人懼故以非時簡車馬胡傳曰周禮中冬大閱數衆庶脩戰法獨詳於三時爲農隙故也八月不時矣先王之備豫也今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

蔡人殺陳佗

左氏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厲公躍胡傳曰佗弑太子而自立至是踰年不成之爲君者以賊討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爲賊善陳者以陳人不以佗爲君知其爲賊故稱人稱人者討賊之辭也不以爲君故稱名稱名者當討之賊也魯桓弑君而鄭與之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爲賊矣齊商人弑君及其見弑而稱位蔡般弑父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之爲君矣聖人於此抑揚予奪可謂深切著明矣又按穀梁傳曰陳佗淫獵於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是陳君也而殺之其不地於蔡

也如穀梁則不足爲討賊之義未詳孰是朱子曰此是夫子據魯史書之佗之弑君初不見於經者亦是魯史無之耳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傳曰以太子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胡傳曰嫡家始生即書於策與子之法也此國家之本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

冬紀侯來朝 左傳曰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胡傳曰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於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主弑君之賊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

丙子 桓王十五年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焚火田也咸丘魯地書焚咸丘譏盡物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左傳曰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按穀鄧皆方城以南之國乃不遠千里而朝於魯非邦交之常也以爲纂義則桓弑君之賊也汲汲何爲故賤之比於失地者不總言來朝不旅見也○此年亦闕秋冬

丁丑 桓王十六年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冬祭曰烝程子曰冬烝非過也書此以見五月再烝

之顯也按此足以證周正爲夏正十一月矣穀梁傳以此爲志不時非也然商正丑而書元祀十有二月秦正亥而史書歲首以十月何也曰子月寅月皆可以起數也故周改月也丑月亥月皆不可以起數也故商秦不改月也周改正歲一王之制而布令則於始和夏數得天三代仍之故授時典事巡狩祭祀則皆自夏而史之記事則以周正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周大夫天王三下聘矣無貶者不勝貶也

夏五月丁丑烝

瀆也此季春也獨非禴乎曰烝備物也禴薄也烝洽禴犆其禮異矣且禴以仲春也

秋伐邾

不書公林氏曰大夫專也

冬十月雨雪

不時也周十月夏八月也若亥月則雨雪不足書矣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側介反○祭公於周爲三公也遂者專事之辭天子娶於諸侯則使同姓之國爲之主王將娶於紀故命祭公來使魯主昏也不稱使者祭公專也胡傳曰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傳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令其來魯乃命魯以昏姻之事也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爲失祭公以遂行爲罪矣爲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蒞命魯輕矣卿往逆公監之

重矣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先儒以爲使卿逆公監之禮也杜氏曰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

戊寅桓王十七年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季姜紀女桓王后季其字也京大師衆也謂天子之居也胡傳曰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庶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子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樛屈逮下使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妒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按王使祭公命魯主昏而祭公遂往逆此蓋紀之情也前年紀侯欲因魯以請王命而求成於齊公告不能至此會有其適紀遂得昏王室紀實汲汲於成之情事可見矣然以女爲王后而究無救於亡是以君子貴自強也而王室之無能爲亦可傷矣此亦後世之鑑也夫

夏四月備時月

秋七月備時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射音夜○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左傳曰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胡傳曰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然諸侯朝於

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事以行急述職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魯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竊老病邪之何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竊何之心危道也有疾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己卯 桓王十八年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桓公卒子莊公射姑立胡傳曰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桓至是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有習於穀梁子者見二年書王以為正與夷之卒此年書王而曹伯適薨遂附益之以為正終生之卒誤矣

夏五月葬曹桓公 得常禮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桃丘衛地杜氏曰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弗遇胡傳曰弗者遷辭惡衛之失信

冬十月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傳曰我有辭也鄭忽以魯餽後鄭之故怨請師於齊齊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拔來戰者

謂無名之師也稱爵者曰侯曰伯而親帥師旅宜其爲奉王命伐有罪之舉而今乃來戰也故爵之者譏之也鄭乃主乎爲此師而首齊者上書公會衞侯於桃丘弗遇而此乃偕齊鄭來戰是衞之背魯齊間之也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魯亦與焉齊徒多鄭忽之功而從其請乃帥衞以與魯戰是以怨報德不義甚矣故主乎此戰者齊也齊衞鄭亦周班也

庚辰桓王十九年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衞人鄭人盟于惡曹

惡曹地闕人微者也此戰郎之諸侯也而書人明以人齊衞鄭之君也林氏曰戰稱君盟稱人略之也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毋家衞抗子突自立自有參盟莫惡於惡曹故略之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莊公卒子昭公忽立

秋七月葬鄭莊公

三月而渴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衞

祭側介反○左傳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

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按祭仲字足仲蓋其名耳先儒以仲爲命卿未必然也宋人執仲而使之廢君立君仲爲國卿見誘於人不能守節以覲廢立之事北其罪皆不待言而可見者也名登於策則國卿也以微者而執國卿逆也以國卿而見執於微者則不卿矣突終有鄭而歸不繫之鄭不稱公子絕之言不當有鄭也歸易辭鄭無人也忽繫之鄭忽已繼立也不稱爵未踰年也不稱世子不與其爲世子也觀左氏所述則鄧曼非夫人忽亦非嫡但祭仲以莊公之寵而立之耳然於其再歸則又稱世子者莊公嘗立之又嘗繼體行喪葬之禮則可歸嗣世者也祭仲執而突歸突歸而鄭忽出則事之本末是非具可見矣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反經然後有善此亂義之言也胡傳謂大祭仲之任以深責之則祭仲之爲命大夫於事少據又以忽不能君故書名則是徒以成敗論人亦恐非聖經意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魯大夫叔蔡大夫名叔也折地闕四國盟折蓋立突故也柔不氏貶也林氏曰此大夫會盟之始故貶之至公子結則不貶矣

公會宋公于夫鍾 夫音扶○夫鍾郕地胡傳曰臣與宋公盟於折君與宋公會於夫鍾

於闕於虛於龜皆存而不削何辭費也屢盟以長亂數會以厚疑卒叛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爲公講信脩睦不以會盟爲可恃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闞口暫反○闞魯地

辛巳 桓王二十年 十有二年春正月 無事而首書時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曲池公羊經作毆蛇○左傳曰平杞莒也曲池魯地杜氏曰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故不平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燕平聲○燕南燕姑姓穀丘宋地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厲公卒莊公林立 公會宋公于虛 虛公羊經作郯○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龜宋地蓋鄭突因魯以賂宋故魯侯數會宋公宋責鄭賂不已而魯欲平宋鄭故數爲會會見宋人之貪賂無厭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父音甫○武父鄭地 丙戌衛侯晉卒 宣公卒惠公朔立杜氏曰重書丙戌非義

例因史成文也此未同盟而赴以名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左傳公欲平宋鄭及宋公遇於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於虛又會於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於武父遂帥師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胡傳曰責賂宋而無厭宋誠罪矣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以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故又書曰戰於宋求戰者罪在彼戰於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於宋是也愚按及者內爲志不言公及蒙上盟武父之文也則宋主乎是戰者魯也

壬午桓王二十一年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大崩曰敗績此事三傳互異左氏以爲鄭與宋戰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據上年戰於宋則宋鄭相報復公在似也然紀方憂齊滅亡之不暇又何敢越境以助魯鄭故胡傳駁之是矣據趙匡所考據經文內兵以紀爲主外兵以齊爲主則

穀梁似矣然書公會紀鄭則不見紀有受伐之情不書戰地又無從考據其戰於紀紀之實況魯鄭救紀則是亦不救災恤鄰之師經不容獨以責紀之不量力而沒魯鄭之相救也其不書所戰左杜以爲公後期也大抵此蓋魯史之舊文世遠事湮無從而考其實則亦不知曲直之所歸矣要之分黨結援爭奪相殺爲聖人之所惡其或稱人或稱師亦史之異辭衛在喪而書爵以吉從金革之事也

三月葬衛宣公 胡傳曰葬自內錄也既與衛人戰曷爲葬衛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知古人以葬爲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又不稱子是以吉禮從金革之事矣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矣

夏大水 高原出水

秋七月 備時月

冬十月 備時月

癸未 桓王二十二年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脩武父之好也于曹曹與會焉左傳曰曹人致餼

無冰 恆燠也紀失時也周正子月正冰壯時若夏正寅月則冰將泮時無冰不足書矣此確見春秋之爲周正也

夏五 胡傳曰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愼也

鄭伯使其弟語

來盟左傳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好穀梁傳曰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胡傳曰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諸侯之兄弟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者粢盛之所藏也禮諸侯爲藉百畝於東郊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何人助以終畝穫則藏之御廩以供祭祀之粢盛以志敬也天火曰災謹神譴也胡傳曰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之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爲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不書常事也以爲常事而不書亟教之意深矣

乙亥嘗嘗秋祭也未月而嘗先時也穀梁傳曰志不敬也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按此則不時且不敬重神譴矣故書之示警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傳公卒襄公諸兒立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報宋之戰也胡傳曰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也以行己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己故以四國伐鄭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己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而皆統於天

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爲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甲申 桓王二十三年崩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傳曰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穀梁傳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胡傳曰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爲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愚按王稱魯鎮撫以寵尊齊責楚入貢以包茅則當時列國於天子亦猶不廢貢獻但或貢或闕天子不能征故有以求見者諸侯之罪多矣書求見侯國之不臣而天王不天也至於車服則有賜無貢求車非所求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崩莊王立至莊公三年葬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備則日之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昭公入按鄭突篡也而稱爵鄭人君之故也祭仲實逐君而不書祭仲逐其君者突頼仲

以寡故不能臣其臣以見脅而出奔故若其自出焉以爲不然非臣所能逐也書以名失國也忽復稱世子者己繼體臨喪葬謂是宜世鄭也不稱爵其未行踰年即位之禮也言至是始復正耳歸順辭復歸失而復得也胡傳曰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

許叔入于許

許叔許莊公弟字叔也國君之弟以字通常也先是隱十一年魯齊鄭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叔以居許東偏至是莊公卒許叔間鄭亂而入於許君焉許無滅國之罪許莊既卒許叔君許可也然不能正大義以反正焉則以爲是竊入者也故書入

公會齊侯于艾

艾齊地左傳曰謀定許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公羊傳曰夷狄之也愚謂天王崩而列國相朝會主賓皆罪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來的反○櫟鄭別都也鄭突君鄭有年列於盟會斯不能不伯矣而出入皆書名則與之而實奪之又以別於內之有忽也入逆辭公羊子所謂出入惡者是也前此書突歸而此書入者突則未君而得歸非未及祭仲也鄭伯突則已君已出而入謂竊據大都惡鄭突也其後入國則不書者昭公微子亹益微不能列於諸侯突既入

櫟則入國不足書亦鄭不以告也胡傳曰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謀國之誤也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袲昌氏反○公羊經作侈袲宋鄭閒地左傳曰將納厲公弗克而還穀梁傳曰地而後伐疑辭非其疑也胡氏曰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爲義而果於爲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簒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

乙巳莊王元年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杜氏曰蔡常在衛先今序陳下蓋後至胡傳曰王制班爵次其先後固有序矣禮制既亡霸者乃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以至之先後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按此亦未見其必然姑備其說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告廟飲至

冬城向向失亮反○向魯地左傳曰書時也按周十一月戌也定猶未中郎以此爲十一月事亦已早矣杜氏推校此年閏六月月則月卻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矣未知果否

十有

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左傳曰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賊待諸莘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按洩也職也實逐衛君而不言其逐者衛朔構二兄是亦簒者其出宜矣既曰衛侯而又出之則出之者其罪亦已著矣

丙戌莊王二年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于黃黃齊地左傳曰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趡翠軌反○趡魯地左傳曰尋蔑之盟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奚穀梁經作郎○左傳曰疆事也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事至而戰又何謁焉按此不言公疆吏戰也然事至而戰之言則我志戰也故曰及方會黃而又戰于奚雖曰疆事然齊紀之平安可恃哉

六月丁丑蔡

侯封人卒桓侯卒哀侯獻舞立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季蔡侯弟杜氏曰桓侯無子將召季而立之左傳曰蔡人嘉之也胡傳曰歸順辭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癸巳葬蔡桓侯杜氏曰稱侯蓋謬誤三月而速葬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諡也胡傳是之愚按蔡季之賢能以禮請諡然何故不能以禮五月而葬啖助之說亦不足據矣朱子曰此只是文誤及宋人衞人伐邾左傳曰宋志也杜氏曰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趡之盟愚按稱及則魯志也不言公微者往也何以言予魯志宋大邾小魯以悅宋也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公羊傳曰日食既朔也左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是年冬鄭高渠彌弒其君忽立公子亹經無其文者蓋鄭突方强且得諸侯之助而昭公微弱不能自通於諸侯故不以告也不然則經有闕也

丁亥莊王三年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濼盧篤力角二反○濼水名在濟南歷城西北入濟胡傳曰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明弒君

之賊雖身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左傳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男有室女有家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按與者以之之義遂者繼事之辭會而遂如齊是姜與公同往以會而姜遂與公如齊也會者人君之事而夫人隨之以行踰大閑矣又遂與之如齊拒申繻之諫從姜氏之欲欲免於彭生之禍其可得乎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左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讁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甯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杜氏曰不言戕諱之也至自齊告廟也胡傳曰魯君弒而薨者則不地今薨於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於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秋七月備時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公羊傳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穀梁傳曰讎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於是也胡傳曰桓公之讎在齊則外也隱公之讎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於是此

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是年冬齊人殺鄭高渠彌戕鄭子亹鄭人立子儀又王室有周公之難王殺周公黑肩事
皆不見於經蓋未以告也不然則經闕也

春秋集傳卷二終

春秋集傳卷之三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颷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鈞

莊公上

公名同桓公嫡子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戊子莊王四年

元年春王正月左傳曰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按文姜與於弒莊公以父戕於外故不忍即位之禮於是文姜不敢安而自出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夫人莊公母文姜也孫出奔也內諱言奔故謂之孫左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按女子於父母之國則以姓繫之字如伯姬季姜是也婦於

夫家則以氏繫之姓如于氏姜氏是也不稱姜氏絕之於魯也姜氏淫而與於弒君義不得人魯之廟不爲桓也妻則不爲同也母絕之義也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爲體爲莊公者雖不能以法加其生母然究不得而母之是以不稱姜氏絕不爲親此孔子所筆削也然姜氏孫齊不久復歸縱欲無恥出會紛然莊公惡在其能絕姜氏也孔子於此亦因其奔齊而著斯義以示天下後世耳惟莊公不能終絕姜氏故仍得以夫人之禮行而經亦書夫人書孫則莊公之不能君不能子而夫人得出人自如亦於是可見於孫齊不稱姜氏而於其復歸則削而不書者以謂此既絕之而後之會禚享齊侯如齊師者則不知誰氏也云爾

夏單伯逆王姬

逆左氏經作送宜從之單武展反○杜氏曰單伯天子卿也單釆地伯爵也王將嫁女於齊既命魯爲主昏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爲尊且別於內女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昏尊卑不敵也愚按天王使單伯送王姬而魯書之者使魯爲主先使來告故魯承告而書之也不稱大王使者不嘗使也齊諸兒實鳥獸行大司馬所當夷滅齊與魯不其戴天之讎天王之所嘗矜憫煢煢在救不恤其喪天討不加於罪人而昏媾好之又使與不其戴天者

爲之主其昬焉昬逆命則使疑於不臣承命則已蹈於不孝是教天下以亂君臣父子夫婦之倫也其何以君天下故不書天王使者猶是爲之諱之也先儒以單伯爲魯之命人夫恐無可據單氏爲周世卿左傳宜是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別爲之也公羊傳曰主王姬者必爲改築於路寢則不可於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爲之改築也穀梁傳曰築之外變之正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昬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胡傳曰築之於外之爲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爲正也愚按齊魯之讐大矣莊公之痛深矣爲莊公者既不能寢苫枕戈以上請天王而討諸兒之罪報父之讐亦已羞矣又且爲之主王姬而醜然人面而徒爲築館於外以爲得禮之宜是何異掩耳而盜鈴也後此會伐狩禚又何怪焉莊公於此無人心矣經書築王姬之館於外非與之也夫子於此蒹傷之矣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莊公卒子宣公杵臼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氏叔字周大夫錫賜也桓公未王命王追賜之命爲諸侯也穀梁傳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胡傳曰咬助也曰不稱天王寵簒弒

以讀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所行者天道所賞者天命所刑者天討今桓公弒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

王姬歸于齊杜氏曰不書逆公不與接

齊師遷紀郱鄑郚郱蒲丁反鄑子斯反郚其俱反○郱鄑郚紀三邑名齊師遷其民而取其地也稱師者著齊人之横暴也

己丑莊王五年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不日禮之常也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慶父莊公弟杜氏以爲公庶兄於餘丘公穀以爲邾邑杜氏以爲國名皆未詳孰是夫莊公初即位而公子主兵動大衆以出伐其權亦已下移矣又不尋諸仇讎而以之陵弱暴小則其罪又不言而可見矣稱公子者此時之惡不在慶父且著其寵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焉之大功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也胡傳曰此內女爲之服故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服其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音灼公羊經作郜古本作禚石經改作禚○左傳曰書姦也按書姦而不隱不復爲隱亦不能隱也趙匡曰姜氏

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毋乎曰夫死從子通乎上下况於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也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御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

不

乙酉宋公馮卒莊公卒閔公捷立

庚寅莊王六年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魯大夫穀梁傳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讐仇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胡傳曰有父之讐而釋怨其罪大矣況與合黨與師伐人國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不日常也

五月葬桓王左傳曰緩也以王喪而六年不葬其故今不可考矣要之周不王也或曰改葬也改葬之亦非禮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酅戶規反○季紀侯之弟字季也酅紀邑名紀自度見逼於齊不能守國故季先以酅附庸於齊以承先祀不泯社稷也不名憫之也不書奔非竊邑以叛也見逼於強橫而天子不能討方伯不能救爲先祀計不得已而自判以屈服焉故憫之而得書字也以者不以以者也入難辭亦逆辭不能君臣一心以強於政治相與共守社稷計無復之而甘自離析以一屈

服於强敵之國夫豈聖人之所與乎以其於齊故難之也

冬公次于滑○滑公穀經作郎左傳曰將會鄭伯謀救紀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胡傳曰次有所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以次爲譏次於滑譏之也尊紀有昏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爲而有畏也故譏之愚按不書救紀者齊未聞伐紀魯亦不成其爲救紀且不得有救紀之善也莊公即位三年矣縱能以救紀之故而抑齊亦止是救昏姻之國而未得爲報父之讎也況又不能救乎

辛卯莊王七年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祝丘魯地胡傳曰兩君相見享於廟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而相見又去國而享諸侯甚矣

三年紀伯姬卒杜氏曰隱三年裂繻所逆者內女唯諸侯之夫人卒葬皆書恩成於敵體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林氏曰自參以上非邦交之舊矣按此鄭伯者蘇氏以爲子儀胡傳以爲鄭厲但子儀微弱未

能出會而鄭厲素得諸侯之與則此蓋厲公也遇垂蓋謀衛也

紀侯大去其國

左傳曰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杜氏曰以國與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按紀侯委曲以存社稷而後去之其力弱其心苦矣故失國而不名矜之也然不振之罪亦不可辭矣故不書其卒微之也紀侯大去紀季猶存則不得而書齊滅紀然前書齊師遷紀郱鄑郚下書齊侯葬紀伯姬則紀侯之大去非齊所逼脅而曷為大去乎故比事以觀而齊侯滅紀之惡亦可見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胡傳曰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齊侯迫逐紀侯使之去國曰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著矣襄弒魯君滅其昏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而以手撫之也斥言齊侯賤之也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紀似義葬伯姬似仁故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難苗也

秋七月

備時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穀經皆作郜○公羊傳曰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譏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與讎狩也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

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刺釋怨也按昔及者罪公志也

壬辰莊王八年五年春王正月備時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正義曰葢齊侯疆紀之師也葢齊師疆紀而夫人往會之此與屈完如師同或以師字成句言從行者之衆也似不必然秋郳黎來來朝郳公羊經作倪黎左氏經作犂○黎來郳君名左傳曰名未王命也胡氏傳曰國君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爲小邾子葢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衞左傳曰納惠公也穀梁傳曰是齊侯宋公也傳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逆王命也按前此成宋亂之諸侯皆稱爵以惡之此何又稱人以貶之曰討亂以權書之爵見有討賊之權而釋賊不討也上下以分書人見以在下之微而抗衞天子也釋爵須自王朝抗衞天子則無爵矣故奪其爵也莊公內則忘親讐外則納罪人上則逆王命故人諸侯以人公也曷爲不諱莊公無恥也毋姜宣淫致敝笱之譏會狩於禚來猗嗟之侮莊公䩄然而於此又何諱乎

癸巳 莊王九年

六年春王正月
公穀經作三月
皆王人子突救衛
救公子黔牟也
胡傳曰王人微者子突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襃救衛也朔陷其兄使至於死罪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稱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其亦不幸爲爾矣幸不幸命也字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故其褒貶如此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穀梁傳曰不言伐衛納朔不逆天子之命也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

秋公至自伐衛
杜氏曰告廟也
螟
災也
冬齊人來歸衛俘
左傳曰文姜請之也胡傳曰俘者二傳皆以爲寶商書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言齊歸寶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結正諸侯之罪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按據三傳則經文似誤作俘字耳書齊人來歸則抗王師以納朔者又齊人其罪魁也

甲午 莊王十年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左傳曰齊志也杜氏曰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故傳略舉二端以言之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隕公羊經作霣○左傳曰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而雨與雨偕也公羊傳曰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正義曰公羊言其狀似雨左傳轉如爲而謂星落而且雨與雨雜下所落非一星也按如公羊則雨字當去聲○夜無明非夜明也有竊爲明者也惟月施明星月皆受明以能明日出地則地上受明而不見星月之明日入地則受明者地之下地上不明而見星月之明夜明而恆星不見其物氣被之屬上騰於遠得竊地下之明以爲明而恆星受掎其解而雨若星之霣其不及地尺而復者近地不明之所則不及受地下之明而不能明如復爲耳恆星無霣霣非星也然則此何解也曰逆氣也其微應則非可指也

秋大水無麥苗 秋午月也麥熟於巳月爲大水所漂苗黍稷稻粢之苗方生又爲水所没也重災故合書之公羊傳曰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

災不書待無苗然後書無苗何以書紀災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書姦也穀齊地

乙未 莊王十一年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此師之次末許何爲據左氏則將約陳蔡以共伐郕故次郎以俟之而陳蔡不至也據穀梁則陳蔡將侵我故次郎治兵以敵之而陳蔡不敢至言有備也然玩經文則此次郎之師即伐郕之師也左傳宜是

甲午治兵 蓋即次郎之兵也左傳以爲治兵於廟或郎有別廟耳甲午猶在正月役未久也而復治兵蓋將俟齊以圍郕也書之譏難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郕公羊經作成降戶江反○左傳仲慶父請伐齊師公弗聽按書及則圍郕者魯志也郕不降魯而降齊齊受郕降而不讓魯故慶父欲伐齊師也伐郕之舉不知何故然侯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降則非義可知故莊公亦曰我實不德也

秋師還 還音旋○譏人役也胡傳曰不稱公者重眾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師師則以君爲重今此又曰重眾何也輕舉大眾妄動人役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若斯之甚者至是而師爲虛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眾之罪

爲後世戒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紐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冬十二月齊侯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鬭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弗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胡傳曰無知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僖公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侍寵而嘗國此亂本也徒人費石之紛如是能死節者也其不見於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臣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畏彊禦以身死其職者異矣致亂之臣死不備責又何取焉

丙申莊王十二年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左傳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胡傳曰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辭也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衆辭也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

亦莫之君也愚按無知虐雍廩而雍廩殺無知則報怨而非討賊矣故不書雍廩不專與雍廩以討賊之義也書齊人者戕之當討也討罪者天子方伯之事天子方伯不能討而人討之天下無王也凡不君不氏不官而書人以殺者皆討賊之辭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蔇魯地大夫齊之欲逆子糾者不名非一人也于蔇齊人來至蔇而公及之盟也直書及齊大夫者齊方無君不以敵公嫌也不以盟讐仇諱者請見已誅不必讐其後也然盟蔇而信不足爭至以兵納糾而猶不勝則以見盟之無益而齊人二三不終戴子糾也書及公志也齊大夫非有戴糾之信公汲汲於納糾以激功也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氏經作納子糾公穀皆無子字當是偶脫一字耳下書取子糾殺之有子字可見不繫書法○既盟齊大夫而又伐齊者盟糾之黨伐非糾之黨也納者强之之辭內不受也小白繫之齊者小白為齊人之所眾戴也襄公之立無常管仲鮑叔相與謀曰君必不終君不終則子糾宜立盡奉子糾管仲曰子糾之毋法國人懸子糾之母以及子糾小白之母徵國人憐之事未可知於是使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是則齊之欲君小

曰者衆矣及是年夏公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遂立
爲君益齊高國之徒啓小白而戴之也國人憐之國卿戴
之是小白得民也建侯者順民之志故小仁可繫之齊矣
小白不稱子子糾小白皆非世子國人所欲立而亡之已
爾人盤辭亦逆辭大夫方逆子糾魯人以兵伐齊則小自
之人也難矣始則奔莒以伺亂繼則疾驅以人齊射鉤則
佯死以接爲師終乃師於魯疆而殺子糾肆其殺猶利於
得國而無仁親之心兄弟爭奪相殺此風胡可長也則小
曰之人也逆矣書小白入惡辭也益子糾小白皆僖公庶
子公羊傳曰糾貴當爲君此即其母以子貴子以母貴之
說也穀梁傳亦以小白爲不讓而惡之荀卿言桓公殺兄
而爭國然則子糾兄也漢薄昭與誰甯王書有齊桓殺弟
之言程子胡氏皆據之以爲桓兄糾弟朱子嘗以爲此末
可據似不得以薄昭之言釋經也事遠既無確據惟當折
喪於經經書伐齊納子糾則齊人不君子糾矣經書齊小
白入於齊則經不子小白矣國無家君而以長以德以賁
三者衡焉夫人無子則夫人長娣之子爲嫡不必長也莊
姜無子以子完爲子則子完亦嫡不問州吁長幼也同母
之子則必序長幼兄弟之倫也國丁危亂亢擇賢君則惟
其戕國者戴之權也子糾無可君之賁兄弟相殺以爭國

春秋莫適與也若小白者謂其能得人心耳小白不稱子非所宜立也孰兄孰弟不聞焉可也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而後葬亂故也日謚之也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音丁〇乾時齊地及內志也小白已定葬襄公矣自夏納糾至秋八月而爲是戰是公之傲功而志乎是戰也內敗而不諱者齊大夫既來盟納糾而又敗我師是曲終在齊不在我敗不足諱也又以公之貪功而致敗凡不以此師用於襄公之日而用於納糾之舉也不言公者承上文伐齊納子糾而言則不必再言公耳胡氏謂其能與讐戰雖敗亦榮迁矣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桓公從之按殺糾者魯也而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以甚齊也兄弟爭國見利不顧其親亦已惡矣既已君齊矣猶必殺子糾而後快殺糾於魯而殺之者齊也故書取書殺之書小白之罪也魯人始則以師納糾及師徒撓敗又怵於齊而殺之取者易辭見魯之不國也召忽死之不書者忽既聞糾之不足輔而與

於難不擇君也夷吾以身奉糾以庶孽糾之得立又使鮑叔奉桓以留不死之地知鮑叔之苟能立桓必我薦也然則其死不死皆無足論矣

冬浚洙洙音殊○洙水名在魯城北下流入泗浚深也深之以備齊難胡傳曰閭國以保民為本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世戒也

丁酉莊王十三年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長勺魯地左傳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夫齊人既殺子糾矣乃忍猶未息帥師伐魯齊師曲也然不先以文告之辭而詐謀取勝又豈謀國之善哉君子之責己也厚故長勺之功不足多而譏其幸勝也皆陣曰戰詐戰曰敗

二月公侵宋無故而侵宋無名行師也

三月宋人遷宿宋人遷宿者宿非欲遷而宋人強遷之以取其地也暴矣不曰宿遷於某宿見逼而為宋所遷遂不能國微之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乘丘魯地左傳齊師宋師次於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收也

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按齊宋稱師而不稱伐譏無名而動衆也然方次於郎而魯遂詐以敗之譏詐戰也且宋師之至公實有以致之矣勝倖勝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楚之本號莘蔡地左傳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子曰伐我我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胡傳曰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曾名者爲其服爲臣虜故絕之也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虜甚矣公羊傳曰獲也曷爲不言其獲不與蠻夷之獲中國也朱子曰荆初書國後進書人書爵乃是他初間不敢驟交中國故從卑稱後漸大故稱爵耳按此荆人猾夏之始也日敗蔡師曰以歸著其橫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胡傳曰滅而書奔譏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何以書爵己無取滅之道爲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絕也譚失

事大之禮責其失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所以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按書師著橫也凡滅人國者不待貶而惡自見也

戊戌 莊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備時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鄑魯地左傳宋爲乘丘之役侵我公御之宋師未陣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陣曰敗某師皆陣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

秋宋大水 胡傳曰凡外災告則書諸侯於四鄰有救急恤病之義則告爲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而許不弔君子是以知許之先亡也

冬王姬歸于齊 魯主昏也左傳齊侯來逆其姬按不書送王姬之使蓋以得禮則常事不書也齊侯來逆不書社氏以爲不見公也胡傳曰書王姬下嫁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者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雖以王姬之貴其常執婦道與公侯卿大夫士庶人之文何以異哉

己亥 莊王十五年崩子偺王立崩葬皆不見經王室不告喪諸侯亦不會葬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

月紀叔姬歸于酇

胡傳曰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於酇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辭以宗廟在酇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於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為是故其歸于酇其卒其葬史策悉書夫子脩經存而不削為後世勸

夏四月

備時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閔公弒桓公御說立左傳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於蒙擇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胡傳曰君弒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孔父仇牧荀息是也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夫審事物之輕重者權也權輕重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大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崔杼弒君晏嬰不死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為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暱之臣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致而君見弒

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爲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弗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益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胡傳曰賊已討矣曷爲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爲賊而納之又受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爲黨也非政刑也特書宋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爲黨之罪愚按書宋萬弃陳罪陳納賊也不日書陳人殺萬以受賂乃殺之非能討賊也閔公不葬者或曰葬閔在未誅萬之前故史不書葬而醢萬在葬閔公之後左傳則終竟言之耳

庚子僖王元年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齊地此齊桓創霸之始事左傳曰以平宋亂也按齊桓稱爵而諸侯皆稱人者方是時宋桓已立宋賊已討無

事於諸侯之平宋難亦已乎矣而莊王之崩不赴不葬新天子即位二三友邦冢君未聞執贄奠以覲天王小白果有尊王之志則於莊王之崩也曷不首倡諸侯以奔喪於京師於僖王之立也曷不首率諸侯以朝覲於天子乃不恤王事而區區宋難是平不過假北以會諸侯而使人之尊已云爾當時諸國惟齊爲大諸侯會而以齊爲首所必然也首齊而齊得行其志矣不書平宋不與其以平宋爲功也首書齊侯非與以霸之辭也以見與會者之必皆非微者也非微者而爲是會宜其相率以奔走王事而齊侯不然以著其無王之罪齊爲首也宋陳蔡皆稱人不奉王命而私戴齊侯皆無王者也人諸侯所以人齊侯也凡討賊而書人者眾辭會盟征伐而書人皆貶辭會盟征伐天子諸侯之事非微者所事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左傳北杏之會遂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戍之遂之爲國微矣以不會而滅之其惡不待言而可見矣不稱諸侯見北杏之諸侯亦齊人耳非與霸也胡傳曰見滅而書滅者七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不幸焉爾

秋七月備時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音歌○柯齊邑始及齊平也公羊傳曰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至信之也莊公將會乎桓

曹子曰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用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若乎天下自柯之盟始愚按柯之盟以是為信而與之乎無貶辭則與之也於北杏人之於柯與之何也曰北否之貶誅首事也首事貶之則桓之事皆有貶矣於柯又何贄焉桓將假王事以令諸侯則魯於是而釋私怨宜矣曹沫之劫盟非所問也小信也○問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會而不復讐先備謂春秋不議是否朱于曰他當初只是據事為來如何見他議與不議當魯桓被殺之初便合與他理會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便合上告天于下告方伯與復讐之師只緣周王衰弱莊公又無理會便自與之主昏以王姬下嫁及到齊桓時又自隔一垂了況到此事體又別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為名莊公安得不去若是不去郤不是叛齊乃是叛周曰使莊公自能舉兵殺襄公還可更赴桓公之會否曰他若是能殺襄公他郤自會做霸主不用去隨桓公了

辛丑僖王二年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背北杏之會也方會以平其

亂而宋人遠背之宋則有罪而齊桓德信之不孚亦可見矣於以見北杏之非與齊桓也五霸桓公爲首桓之征伐四出春秋鮮有與辭以爲功之首而罪之魁也胡傳謂稱人者將卑師少益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恐拔齊桓此舉請師於王王使單伯下會之夫會天子之卿以伐人則必非將卑師少可知北杏之會非有王命也今假王師以伐其背己之罪此鄭莊之故智耳何足與乎其稱人貶也管仲治齊爲軌里連鄉之法變先王之舊制以急於功利遂使兵不爲農農不知兵爲萬世之亂階故壞法亂制自齊管仲始又焉在其爲以制用兵而薄賦於民也與

夏

單伯會伐宋

單音善○單伯周大夫左傳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夏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不再書三國者以單伯主之之辭也尊王臣也

秋七月荆入蔡

楚於是乎益横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鄄音絹又音眞○鄄衛地杜氏曰齊桓脩霸業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愚按此會尊王臣故諸侯皆書爵無貶辭也此後齊桓之會則皆無貶可矣○鄭自罗忽爭國而國分至是十六年不敢出會諸侯是年鄭罗自櫟侵鄭傳瑕弒子儀而納厲公不書者鄭不告也此會之鄭伯卽厲

公也

壬寅僖王三年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左傳曰春復會焉齊始霸也按舊冬王臣與會則此有王命爲諸侯長矣

夏夫人姜氏如齊非禮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左傳諸侯爲宋故伐郳胡傳曰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伯也二十七年同盟於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按鄭宋方爲會而間此鄭遂侵宋則是人心未萃未成乎伯可知然徇宋志以伐郳無與於尊王擯外也以歡虞爲功而不免於陵弱暴小故稱人貶之也

鄭人侵宋背鄄之會矣

冬十月備時月

癸卯僖王四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備時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報侵宋也

秋荊伐鄭林氏曰荊患自蔡及鄭矣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幽宋地左傳曰鄭成也程子曰齊桓

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林氏曰齊桓公初主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愚按予齊以霸非春秋所欲也不得已然爾魯首叛盟謂下鄭詹

逃來也

郳子克卒郎儀父也郳人屢從齊桓故齊桓請王命進之使爲諸侯也儀父卒郳子瑣立

春秋集傳卷之三終